

金鐘獎 文學獎 稿費

南風

今年金鐘獎頒獎典禮會上，頒獎人之一的歌星崔苔菁小姐把金鐘獎形容成大賞賜給小孩的棒棒糖，今年拿不到，明年還有機會，就看誰乖。

這個比喻當然不甚恰當，金鐘獎並不是棒棒糖，也不是看電視廣播的從業者，哪個乖就給哪個獎的。

這些年，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二大民營報紙所辦的「時報文學獎」與「聯合報小說獎」，一直是有志文藝創作的年輕人亟欲攫獲的大獎。不僅在於獎額大、知名度高，而且一獲獎後，身價百倍，「××獎得主」的頭銜一戴上頭，頓覺渾身飄飄然，誰說文章不值錢？誰說文人不可成星？

但是，且看得獎的文曲星日後的表現，是否皆可圈可點，恐怕要打個大問號？有些人僥倖一稿中獎，從此不再動筆，中獎就像愛國獎券對上了，此外不復有其他意義。有些人中獎之後，更是得失之心橫梗胸中，從此怯於提筆為文，這樣看來，不得獎反而安安份份去寫作的人，倒是一種幸運。

臺灣目前各大報的稿酬都已普遍提高，當然提高的幅度還不能令人十分滿意，可是對不依賴稿費維生的業餘寫作者，也算不錯了！畢竟臺灣的投稿市場並不太狹窄，祇要你勤寫勤投，英雄自有用武之地。

作為一個多年習作的我而言，對當前文藝界最大的隱憂乃在：一般的報紙副

刊（特別是中時、聯合、中華、新生等報），漸漸走向計劃編輯和專欄編輯的作風，使得投稿者望門興嘆！

計劃編輯和專欄編輯，使副刊成了少數人的園地，而不是百花齊放的公園。這就像目前的人事廣告，一方面要求應徵者是該職的經驗者，一方面却又又不願付出太高的薪水一樣。於是，我們打開報紙副刊，永遠是老將多，新兵少，新兵永遠祇有在園地之外徘徊，等到失却耐心，祇好掉頭而去，文藝的園地從此少了一朵奇葩。

寫作是一件寂寞的工作，特別需要有人賞識和鼓勵。過份的鼓勵，固然握苗助長，提早結束一個文學生命；而全然的漠視，不予年輕寫作者公平競爭的機會，却是戕賊一個文學生命的成長，影響他邁向成熟的進度。

如果政府每年能從文藝季的活動經費中，撥出一部份，給予去年一年當中，在文藝創作上有傑出表現的創作者，不但可防止民營大報那種一稿得獎的弊病，並可使廣大民衆正視從事寫作者的貢獻；從而給予寫作者客觀的評價，不再視寫作者祇是「搖筆桿的」、「賣文章的」可憐印象。

我希望政府執司文藝推動的主管、報紙雜誌的文藝編輯們，能在這功利至上而精神餓渴的年代，好好為廣大的民衆策劃出一個文藝的新面貌，並積極鼓勵有志寫作的年輕一代，為我們當前的社會，提供美好的精神食糧。

但願，我們的文藝界，亦能像王太空先生在金鐘獎頒獎典禮會上說的：老兵不死！新人輩出！